



# 高爾基選集 事家

上海雜誌公司刊行

耿濟之譯

820(2)  
001430



集 選 基 爾 高

# 事 家

譯 之 濟 耿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一九五〇年三月第一版

上海印 1501—3500

一九五一年三月第二版

✻

家 事

·高爾基選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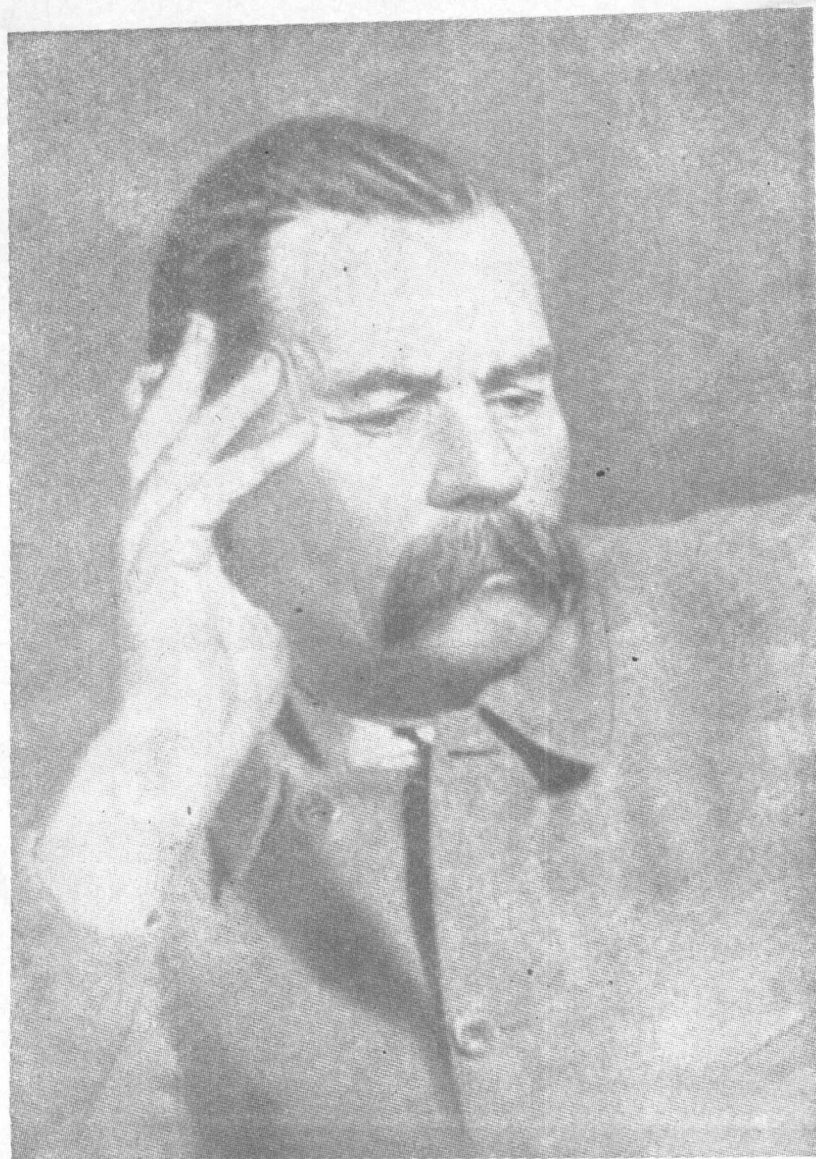
著 者 高 爾 基  
譯 者 耿 濟 之

發行者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寧波路655號  
漢口交通路38號  
長沙府正街48號

編號.466 版稅.122 (15)

印刷者 春明印書館

CH 87/03



## 前 記

高爾基的這部小說發表於一九二五年，也正在他的祖國剛從戰爭，飢饉，動亂像惡蛇般環繞着，似乎永遠不能完結的掙扎中脫離了出來，而他本人目擊大動亂中壯烈，悲慘，極端和不合理的一切圖畫，在狂學緊張的漩渦中，爲他所終身從事的文化奮鬥，終於由蒼涼的復發，（青年時代種下的肺癆，）離開了在苦鬥中的祖國，在風光明媚的靜寂的意大利山中，一面養病，一面重復他的文藝寫作的生涯。

這部書便在這環境中寫下的。它還有一部卷帙繁多的克里基·薩姆金的一生，（又名四十年，）同屬高氏在革命後寫下來的僅有的兩部長篇著作。其餘的全是些回憶和自傳性質的短篇。（固然我的大學也是在革命後寫的，但是它是自傳性的三部曲的第三部，第一和第二部爲童年與人間。）

此書和克里基·薩姆金的一生一樣，在出版後立刻獲得了廣大的讀者羣，銷行冊數之多可以說是在俄國出版事業中創了無與相比的記錄。雖然嚴肅的批評界對於這兩部偉大的作品不無微詞，有的說他『不願走出狹窄的書齋的範圍以外』，有的說這是『冷悶貨』，有的說晚年的高爾基已成爲『回憶錄和史証的作家』，其實那全是過於求全責備的話。這兩部巨著固然寫的是近年歷史的記錄性質的東西，前者（家事）可以說是一部俄國新興的資產階級的興亡盛衰的歷史，後者（克里基·薩姆金的一生）則可稱爲俄國各階級各時代興替的史實，然而明眼的讀者總會理會出這兩書的線索是一直和現代的一切相通，並非拋棄了現實而置評不聞不問的。讀者羣的廣大和學究式的批評的嚴酷成了反比例，不就是更好的一個證明麼？

我不願用較多的累贅的話爲這部書的中譯本讀者作介紹。對於書中的人物從事解剖般的批判和分析，這一切讓讀者自己去去做罷，我想他們在讀完這書後所得的將比我現在替他們寫下來的完滿得多。

我要說出的祇是我個人的，（離開了譯者和介紹這本書的人的身份）關於這本書的一點印象：我覺得全書中我最愛老阿爾達莫諾夫的形象，而全書中亦以第一章的描述最爲有力，最爲生動，最爲精彩。（讀者須知：這書第一章是老阿爾達莫諾夫的本傳，第二章和第三章是他的長子彼得·阿爾達莫諾夫的本傳，第四章是他的孫兒耶可夫的本傳。所以第一章和第二章以下所敘的阿爾達莫諾夫爲父子兩人，讀者將感到奇突的是在第一章阿爾達莫諾夫已死，而次章又出現了這名字，這是因爲全書着重在寫這家庭三代興替的歷程的緣故。）這老阿爾達莫諾夫勇敢，狡黠，樂觀，富於企業心，具有直率的性格。他創造新環境，和奮勢力奮鬥，而取得了成功。他雖具有野獸般，猙獰的面目，但面目的猙獰不能掩住他的原始性的真率的可愛。他是高爾基慣熟的，尤其是在早期的作品中常見的典型之一。

阿爾達莫諾夫的兒孫輩的形象比起他本人，似見遜色得多了。全書的結構我們乍看，似嫌平鋪直敘，甚至生出散漫和沉悶的感覺，但我又要重複一句：這是因爲全書着重在敘寫家庭興替的歷程，所以在外表上似有不甚緊張的，遲緩的故事的進展，實則全書是極緊張的，前後有呼應的。

我不知道我的譯筆能否傳達出來，我讀原文時我覺得這書的精彩是在乎一章一段開各自個別的敘寫的細膩，用字的謹嚴，（不多也不少，）對話的純粹和簡潔。

我努力想把原作文字的簡潔，樸實的格調在譯文中保存着，然而成功與否，須待讀者的批評。

最後要附說一句關於譯文的題目。本書原名爲阿爾達莫諾夫的事情。我嫌它太冗長，想另尋一個簡短些的，抽象些的題目，思索了許多時候，終無適當的可以發見，到後來才決定用現在這個題目——家事，——那是從原文題目抽出了兩個字來，一種勉強的，取巧的辦法。



# 高爾基選集

|   |   |    |     |   |    |   |   |   |   |   |
|---|---|----|-----|---|----|---|---|---|---|---|
| 三 | 兵 | 我的 | 英雄的 | 愛 | 奧羅 | 胆 | 天 | 夏 | 麵 | 家 |
|   |   | 童  | 的   | 的 | 夫  | 怯 | 藍 |   | 包 |   |
|   |   | 年  | 故   | 奴 | 婦  | 的 | 的 |   | 房 |   |
| 天 |   |    | 事   | 隸 | 周  | 人 | 活 | 天 | 裏 | 事 |
| 費 | 食 | 華  | 以   | 任 | 寬  | 李 | 麗 | 雪 | 適 | 耿 |
| 明 | 亢 | 子  | 羣   | 鈞 | 探  | 蘭 | 尼 | 峯 | 夷 | 濟 |
| 君 | 詠 | 譯  | 譯   | 譯 | 譯  | 譯 | 譯 | 譯 | 譯 | 之 |
| 譯 |   |    |     |   |    |   |   |   |   | 譯 |

上海雜誌公司刊行

上海·漢口·長沙·昆明

農奴解放令下後兩年，基督變容節那天彌撒祭時，『尼古拉』教堂的信徒們發現一個『陌生』的人——擠在人羣裏，不客氣的推操着，在特選莫夫城內最受尊敬的神像前面插柱貴的臘燭。勇武有力的男子，被鬚鬚侵蝕得極多的圓形的大鬍鬚，吉卜賽式的，微黑的，彎曲的頭髮形成一隻厚帽，巨大的鼻子，薩仁像小鵝似的灰色的眼睛從濃厚的山形眉毛底下大膽地望人，當他垂手時看得見寬闊的手掌觸到膝蓋那裏。

他走近一羣知名士紳的行列，朝十字架膜拜，這尤其使他們不悅。彌撒祭告終時，特選莫夫的知名人士衆在廊下交換對於這陌生人的意見。有些人說是販牛商人，有些人說是郡長，但是市董長葉夫賽意·巴意馬闊夫，體弱，心善，而且性好和平的人，却輕聲咳嗽，說道：『也許是家僕出身，獵師，或是貴族娛樂方面的一類職業。』

布商博賓洛夫，綽號『守寡婦』，是一個雜亂無章的登徒子，愛說笑話，滿面雀斑，十分醜陋，當時不懷好意地說道：『你們瞧——他的手巴掌多長？走起路來，好像鐘樓上的鐘全是爲他搖響的。』

闊肩巨鼻的人在路中大踏步行走，好像走的是自己家裏的土地；穿着質地佳良的藏青呢外衣，好黑軟皮長靴，手插在口袋裏，肘緊壓腰際。市民們囑咐燒聖餅的女人葉爾唐司卡耶詳細打聽他是什麼人，隨着在澈響的鐘聲裏各自回家喫餛飩餅，還受了博賓洛夫到他的楊梅林裏去喝晚茶的邀請。

飯後有些特選莫夫人看見這不見經傳的人到河邊，『牛舌』灣，拉脫司基公館的峽地；他在柳林裏走來走去，用平正寬闊的步伐量着沙峽地，將手掌掩在眼上，瞻望城市，涅卡河，像繩結般紛亂的支流；池沼狀的小

漢瓦達拉克沙。特達莫夫城裏住的全是謹慎的人，誰也不敢喚他，問他是什麼人，做什麼事。後來到底打發了巡捕提子·瑪司卡前去。他是城裏的小丑和酒鬼。當時當着衆人，也不避婦女、不知羞恥地脫下官家發的制服褲子，採獵的軍帽還留在頭上，涉足渡過沉泥頗厚的瓦達拉克沙河，挺起醉來的大肚，舉着可笑的笑，鵝走的步伐，走到陌生人面前，爲了增加勇氣，故意大聲問：『你是誰？』

沒有聽見陌生人怎樣回答，不過提子立刻就回到自己的人那裏，敘說道：

『他問我：你怎麼這樣難看？他的眼睛惡毒得很，像強盜一般。』

晚上，在博廣洛夫的楊梅林裏，燒聖餅的女人葉爾庫司基，頸腫腫大的女人，著名的卜者和先知者，凸出可怕的眼睛，向良善的人們報告道：

『他名叫伊里亞，姓阿爾達莫諾夫。他說他打算住在我們這裏，經營一種事業，是什麼事業，——我沒有探出來。他順着伏爾哥洛特的大路來的，三點鐘後就從原路回去了。』

就這樣也沒有對於這人打聽出什麼特別的來，這很不痛快，好像有人深夜叩窗，就隱沒了，因此不發一言的預告災害的將臨。

過了三星期左右，市民們記憶裏的創痕差不多磨平了，忽然這阿爾達莫諾夫星期四那天親身到巴意馬闊夫家去，像劈斧似的說道：

『你瞧，葉夫賽意·米脫里奇，新的住戶到你的聰明的手裏來了。請你幫幫忙，讓我在你的附近住下來，創立好的生活。』

簡短而有頭緒地講述他是拉脫司基公爵的人，原任勒提河庫爾司基封田；曾充當戈濕爾基公爵的收租人，農奴解放今後離開他，受了重賞，決定經營事業：開設布廠。他的妻子已故世，孩子們老大彼得，次子是駝骨，名叫尼基大，第三個叫奧萊士卡，本是姪兒，由伊里亞收做兒子。

『此地的鄉下人不大種麻的。』——巴意馬闊夫在凝想中說。

『我們會讓他們多種。』

阿爾達莫諾夫的聲音濃重，粗魯，他說話好像大鼓，然而巴意馬闊夫一輩子在地上謹慎走路，輕聲說話，似乎怕驚醒一個可怕的人。他談着悲哀的丁香的和藹的眼睛，望着阿爾達莫諾夫的兒子們像石頭般立在門外；他們全是不大不同的：老大像父親，寬闊的胸部，眉毛聚攏在一起，眼睛是小的，像熊眼；尼基大的眼睛是處女式的，大而發藍，像他的襯衣；奧萊克謝意是頭髮蜷曲，臉色紅潤的美男子，皮膚皙白，目光直而快樂。

『一個孩子要當兵去嗎？』——巴意馬闊夫問。

『不，我自己需要他們，有證書在手裏。』

阿爾達莫諾夫向孩子們揮手，吩咐道：

『出去罷。』

在他們守着長幼輩份，魚貫地輕聲走出以後，他將手掌放在巴意馬闊夫膝上，說道：『葉夫賽意·米脫里，我連在一起，想向你求媒；把你的閨女嫁給我的大兒子。』

巴意馬闊夫竟大吃一驚，在長椅上跳了起來，搖手。

『你怎麼啦！我初次和你見面，還不知道你是什麼人，你居然來這手！我祇有一個閨女，出嫁還早，你也沒有看見過她，不知道她是怎麼樣的人！——你怎麼啦？』

阿爾達莫諾夫從蜷曲的鬍鬚裏發出冷笑，說道：『關於我——你可以問警官，他受過公辭的恩德，公辭寫信給他，叫他盡力為我幫忙。你不會聽到什麼壞的，聖像可以做保證。你的女兒我很知道，我私下裏到這城裏來過四次，這裏的一切事情我全知道，全都打聽清楚了。我的大兒子也來過，見過你的女兒，——請你安心罷！』  
巴意馬闊夫感覺好像是一隻狗熊撲到他身上來一般，求着客人道：

『你等一等……』

『不久是可以的，如果久等——就等不及了，』——固執的人嚴聲說，朝窗外院裏喊道：『你們來呀，對主人鞠躬。』

他們辭走後，巴意馬關夫懼怕地望着聖像，畫了三次十字，微語道：

『上帝——佑我！這是什麼人？免去我的災難罷。』

他擎着手杖，踱進花園裏去，妻子和女兒正在菩提樹下燒糖漿。肥胖，美麗的妻子問道：『那些年輕人在院裏站着的是什麼人？』

『不知道。鄉泰里亞那裏去啦？』

『到廚房取糖去了。』

『取糖去了，』——巴意馬關夫陰鬱地重複着，坐到他草編的椅上。——『糖漿。』人靜說，農奴解放令下後大家都有不安，這話很好。』

妻盯着他一會，驚慌地問：『你說什麼？又不痛快了嗎？』

『我的心痛起來了。心想這人是來接替我的。』

妻開始安慰他。

『得了罷！現在人從鄉下到城裏來的有的是呢。』

『就因為來的人多呢。我暫時不對你說，讓我想一想。』

過了五晝夜，巴意馬關夫躺下床去，又過了十二晝夜便死了，而他的死投下了更深厚的黑陰到阿爾達莫諾夫和他的兒子們的身上。在市董長病時，阿爾達莫諾夫來過兩次，他們兩個人面對面談了許多話；第二次巴意馬關夫把妻子喚進來，兩手疲乏地合在胸前，說道：『你同她說罷。我大概在世也不久啦。讓我休息休息罷。』

『同我出去一會，烏里央娜·伊凡諾夫娜，——阿爾達莫諾夫命令着，也不瞧女主人是不是跟在後面，自己出屋去了。』

『去罷，烏里央娜！大概這是命運，——市董長看見妻不敢跟客人出去，就輕聲勸她。她是聰明的女人，具有自己的性格，不加思索是從來不做什麼事的，但是結果却是這樣的：一小時後她回到丈夫身傍，用美麗的長睫揮彈下淚珠，說道：『米脫里奇，顯然真是命運；你祝福你的女兒了罷。』』

晚上她將服裝華麗的女兒領到丈夫床前，阿爾達莫諾夫把兒子推過來，男女兩人互不看視，拉住手，低頭跪了下來，巴意馬闊夫喘着氣，將鑲珠的祖傳的古神像蓋在他們頭上：

『爲了聖父，聖子的名——上帝，隨時常賜恩惠給我的唯一的子息！』

又厲聲對阿爾達莫諾夫說道：

『記住，——我將女兒託付給你，你應對上帝負責！』

阿爾達莫諾夫對他鞠躬，手觸着地板。

『知道的。』

沒有對未來的兒媳說一句和藹的話語，看也不看她和兒子，頭朝門外一指，說道：

『出去罷。』

等被祝福的男女走出以後，他坐在病人床上，堅決地說道：『請放心罷。一切會進行順利的。我給我的公爵們當了三十七年的差，沒有一點差兒，人不是上帝，人不是慈悲的，很難博取他們的歡喜。親家母烏里央娜，你將來不會錯的，你代替做我的孩子們的母親，已經吩咐他們尊敬你老人家。』

巴意馬闊夫聽着，默默地望着屋隅，神像，哭泣了，烏里央娜也啜泣了，這人却惱怒地說道：

『唉，葉夫賽意·米脫里奇，你回去太早，不肯保重自己。我真需要你，太需要了！』

他用手將鬚鬢梳得刷刷的響起來，大聲嘆氣。

「我知道你的事情；你誠實，又極聰明，你同我再活上五年，事情會做得很好的，——但這是上帝的意志。」

烏里央娜喊着，顯得可憐的樣子：

「你這烏鴉怎麼盡咕咕的叫着，來嚇唬我們？也許會……」

但是阿爾達莫諾夫立起來，對巴意馬闊夫齊腰鞠躬，像拜死人似的：

「感謝你對我的信心。告辭罷，我要到渥卡河去，載着產業的一隻小船到了。」

他走後，巴爾馬闊夫女人生氣的痛哭起來：

「這鄉下野人，連一句和藹的話都沒有對他兒子的未婚妻說一下。」

丈夫阻止她：

「不許哭，不要吵我。」

想了一想，又說：

「你可以靠他，這人也許比我們這裏的人都好。」

巴意馬闊夫死後全城都來送殯致敬，五個教堂的牧師們全到了。阿爾達莫諾夫一家同死者妻女一起在殯後隨行：這使市民們感覺不快；駝子尼基塔落在最後，聽見人羣裏唧噥着說：

「不知道是什麼樣人，居然一下子就鑽到頭位上去。」

博覽洛夫旋轉着棕色的圓眼，低語道：「死者葉夫賽意和烏里央娜兩人全很謹慎，從不做亂七八糟的事，一定有什麼秘密在裏面，一定這烏用什麼方法誘惑了他們，否則他們會同他結成親戚麼？」

「是的，這是黑暗的事情。」

『我說是黑暗的事情。一定是僞幣。要知道巴意馬先生簡直是聖人一樣呀。』

尼其泰俯首聽着，駝背彎得低，似在期待打擊。那天有風，風追着人羣吹襲，幾百隻腿舉起的灰塵像雲烟般在後面飛揚，厚厚的拍貼在除下帽子的油光頭髮上面。有人說：

『你瞧，灰塵把阿爾達莫諾夫撒得滿臉，——發灰色氣了，這吉卜賽人——』

烏里奧娜在丈夫葬後十天上就帶着女兒到修道院去住，把自己房子租給阿爾達莫諾夫。他和他兒子們像狂飈般旋轉着，從早到晚在衆人眼前閃過，在街上迅快地行走，匆忙地向教堂畫十字；父親好曠鬧，愛怒，長子陰沉，不好說話，顯然是胆怯，或害羞，美男子奧萊士卡同男人們好爭辯，看見女人就大胆地眯眼睛，尼基大從日出移就把尖駝背帶到河的對岸，『牛舌』灣去，在那裏，木匠，石匠聚了一大堆，建築一所長形的，磚製的工人宿舍，又在傍邊與卡河邊造一所雙層大房，用十二俄寸厚的木頭，活像一所監獄。晚上，特達莫夫的居民聚在瓦達拉克莎岸傍曬南瓜子，和向日葵子，傾聽鋸刀尖利的嘶聲，鉤子的沙響，銳利斧頭甜蜜的裂聲，帶着嘲笑回憶建造巴比倫寶塔的無用，博賓洛夫還用安慰的口氣爲這些陌生人預斷一切的不幸：

『春天水會把這難看的建築物淹沒的。也許會發生火災；木匠們儘抽煙，到處是鉤屑。』  
癆病樣的神父瓦西里應和着他：

『在沙上建築的。』

『工人聚了攏來，——開始喝酒，偷東西，淫亂。』

身軀偉大，濃滿脂肪，滿身肥腫的磨房主人，兼酒店老板路加·巴司基用嘶啞的低音安慰大家：

『人多了，——容易吃飯。不要緊的，讓他們工作罷。』

最使市民們可笑的是尼基大·阿爾達莫諾夫；他在一大方塊地皮上砍倒柳樹顆子，掘去樹根，整天挖瓦達拉克莎河裏的肥爛泥，切開池沼裏的泥炭，駝背朝天，放在小車上運走，鋪到沙地上，烏黑的一堆堆的放着。

『想弄笨園呢，』——市民們猜出來了，——『這個傻子！沙子上加肥料有什麼用？』

太陽落後，阿爾達莫諾夫一家，父親在前，別人隨着焦貫地渡越小河，身影落在碧綠的水上。博實洛夫指着說：『瞧呀，瞧，——這駝子的影兒！』

大家都瞧見第三個走着的尼基大的影子在異乎尋常的戰慄，似乎比他的弟兄們的長影還重些。有一次，大雨後河水漲了，駝子被河藻絆住脚，或是向坑裏踏空，竟沒入水裏去了。岸上的傍觀者全都高興得哈哈大笑，祇有奧里古士卡·奧爾洛瓦，醉鬼鐘錶匠的十三歲的女兒，憐憫地喊出：

『噁唷，噁唷，——要沉死了！』

有人朝她的後腦擊了一下：

『不許噁噁。』

走在最後的奧萊克謝意鑽身入水，抓起他哥哥，讓他立住了身子。兩人全身濕淋淋，爛泥塗滿在衣裳上，登上岸後，奧萊克謝意就一直朝着人羣走去，使大家全退後讓開他，有人懼怕地說：

『你這小畜生……』

『他們不喜歡我們，』——彼得說。父親一邊走，一邊朝他的臉望了一下：

『過些時候——會喜歡的。』

又罵起尼基大來了：

『你這笨蛋，瞧着點脚，不要讓人家發笑。我們活着不是爲受人家嘲笑的，木頭！』

阿爾達莫諾夫一家住在那裏，同誰也不相結識，一個肥胖的老婦替他們管理家務。她全身穿着玄色服裝，頭上繫着黑頭巾，頭巾的結兒凸出着，像是尖角，說的是一種揉壓的言語，說得不多，也不易了解，好像不是俄羅斯人；關於阿爾達莫諾夫家裏的事情向她打聽不出什麼來的。

『假裝做和尚，這些強盜——』。

有人打聽出父親和長子常到附近鄉村去勸農人種麻。有一次出行時伊里亞·阿爾達莫諾夫受了偷逃兵士的襲擊，他用縛在韃皮帶上的兩磅重的鐵錘擲過去殺死了一個，把另一個的腦袋擊破了，第三個便逃走了。警官誇獎阿爾達莫諾夫，但是貧窮的伊里因教區的青年牧師却爲了這殺案決定作贖罪的苦行，——站在教堂裏誦經四十晝夜。

秋天的晚上，尼基大對父親和弟兄們朗誦聖賢生活記述，教堂長牧的遺訓，父親却時常打插他說：

『這些言詞很高深，不是我們的理性所可了解的。我們是粗人，不會想這些，我們生出來是做普通事情的。先公爵猶里讀了七千卷書，用思想用到連上帝全不信了。他走過了許多地方，見過不少帝王，——是一個有名的人物！但是造了一所布廠，——沒有弄好。無論想做什麼，都做不成。祇有一輩子靠鄉下人的糧米過活。』

他說時把話語說得很清切，停下來想想，自己凝聽所說的話，重又教訓起孩子們來了：

『你們以後的生活很難過，你們自己就是律法和保障。我這一輩子過的日子不靠自己的意志，是聽人家吩咐的。看出來不應該這樣做，却不能更改，不是我的事情，是主人的。但不敢順自己的意思去做，連想都不敢想一想，就怕把自己的和主人的理性攪亂了。你聽見沒有，彼得？』

『聽見的。』

『對呀。你要明白。人活在世上，好像沒有他似的。自然責任小些，不用自己走路，有人駕駛你。不負責任的生活容易過些，但是沒有什麼意義。』

有時他說上一兩點鐘，老是問孩子們：聽見沒有？坐在爐台上面，脚懸空掛着，手指梳理鬚鬚圈兒，不慌不忙的烙出一張張的話線。寬廣清潔的廚房裏是溫暖的黑暗，窗外風雪呼嘯，在玻璃上，像樹皮被剝，或是

霜凍在蔚藍的寒冷裏微裂着，彼得坐在桌傍，凝視着，翻紙作聲，輕聲地打算盤珠子。奧萊克急急幫忙他，把基大巧練地用樹枝編筐。

『現在皇上給我們自由了。這應該明瞭：這解放究竟有什麼計算？喂，羊吃草也不是沒有計算的，現在却是整個民族，好幾十萬人都被解放了。這意思就是皇上已經明白，在貴族們身上取不到什麼，他們自己要用的。戈涅爾基公爵在解放令以前已經猜到這層，對我說：『強迫的工作並不合算。這縱信任我們，叫我們做自由的工作。現在當兵的不再抬二十五年的槍，却應該去工作。現在每人應該表現自己能做什麼事。貴族制度已到了末途，現在你們自己就是貴族，——聽見沒有？』

烏里央娜·巴意馬闊瓦在修道院裏住了差不多三個月，回家以後，第二天阿爾達莫諾夫就問她：

『快辦喜事了罷？』

她惱怒了，生氣地瞥着眼睛。

『你怎麼啦，醒醒罷！父親故世還沒有過半年，你說……你不知道罪孽麼？』

阿爾達莫諾夫嚴聲阻止她：

『親家母，我看不出有什麼罪孽。貴族們做的還算少，可是上帝包庇着。我有需要；彼得需要一個女主人。』

隨後他問：她有多少錢？她答道：『女兒的牧畜是五百塊錢，多一個大不能給！』

『你會多給的，——身材高大的農人自信而且不經意地說，釘看着她。他們對坐桌傍，阿爾達莫諾夫手靠在桌上，雙手的手指插進鬍鬚的濃絨中，女人皺着眉頭，胆怯地挺直身子。她的年紀已在三十以外，但是她顯得十分年輕，在她的飽滿紅潤的臉上閃耀着淺灰色的，聰明的眼睛。阿爾達莫諾夫立起來，挺直身體，

『你很美麗，烏里央娜·伊凡諾諾夫。』